

陰符經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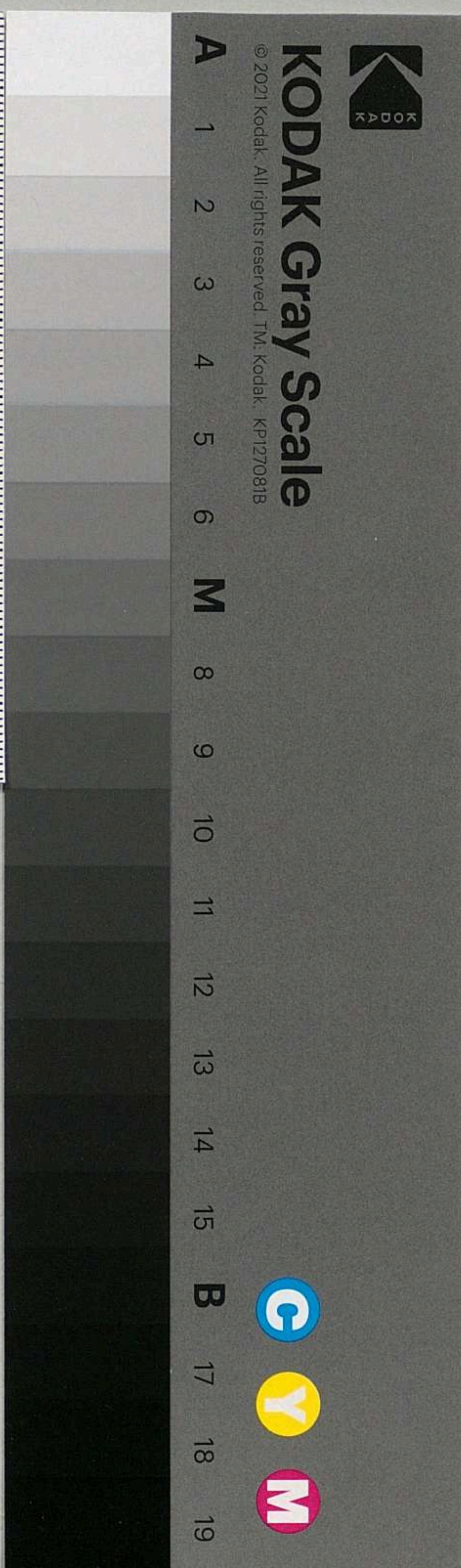
全

漢書門			
一	〇	五	一
一	七	三	七
一	一	二	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一	一	函
一	〇	五	一
一	七	三	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57	
冊數	1	(1)	
函號	311	240	

家一



陰符經叙

淺草文庫

唐子曰陰之陰者莫如賊賊者鬼藏而
神機者也機之爲機不神所以神也性
有巧拙可伏不伏心有動靜可發不發
是謂違時時生乎數定乎理天下莫能
見莫能知而吾獨有目見其私而公者
明見其害而恩者著見其死而生者存

卷

陰符

禽之制之正在於是而氣也亦道也自然故靜也靜故爲動機也以八卦甲子奇器而器不奇矣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執此以盡陰符而陰符盡於此

新都唐琳玉林父識



陰符經目

首演

黃帝軒轅氏

口授

驪山老嫗

註

商伊尹

周呂望

春秋戰國王掾

陰符經

范蠡

漢張良

諸葛亮

唐李筌

張果

宋朱熹

評

宋劉辰翁

解

明湯顯祖

彙校

明唐琳

皇甫龍

陰符經舊叙

諸葛亮叙曰所謂命者性也性能命通故聖人尊之以天命愚其人而智其聖故曰天機張而不死地機弛而不生觀乎陰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聖人藏之於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見其跡者天機也故黃帝得之以登雲天湯武得之以王天下五霸得之以統諸侯夫臣易而主難不可以輕用太公九十非不遇蓋審其主焉若使哲士執而用之立石爲主刻木爲君亦可以享天下夫臣盡其心而

陰符經舊序
主反怖有之不亦難乎嗚呼無賢君則義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志巖石以養其命待生於泰階世人以夫子爲不遇以秦儀爲得時不然志在立宇宙安能馳心下走哉丈夫所耻嗚呼後世英哲審而用之范蠡重而長文種輕而亡豈不爲泄天機天機泄者沉三劫宜然故聖人藏諸名山傳之同好隱之金匱恐小人竊而弄之

陰符經舊叙

張果叙曰陰符自黃帝有之蓋聖人體天用道之機也經曰得機者萬變而愈盛以至於王失機者萬變而愈衰以至於亡厥後伊呂得其末分猶足以拯生靈況聖人乎其文簡其義玄凡有先聖數家註解互相隱顯後學難精雖有所主者若登天无階耳近代李筌假託妖巫妄爲註述徒叅人事殊紊至源不慚竄管之微輒呈酌海之見使小人竊窺自謂得天機也悲哉臣固愚昧嘗謂不然朝願聞道夕死無悔偶

於道經藏中得陰符傳不知何代人製詞理玄邈如
契自然臣遂編之附而入註冀將來之君子不失道
旨矣

陰符經舊叙

李筌序曰少室山達觀子李筌好神仙之道常歷名
山博采方術至嵩山虎口巖石壁中得陰符本絹素
書朱漆軸以絳繒緘之封云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
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應
手灰滅筌略抄記雖誦在口竟不能曉其義理因入
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髻髻當頂餘髮倒垂弊衣扶
杖路傍見遺火燒樹自語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
驚而問之曰此是黃帝陰符上文母何得而言母曰

吾受此符三元六甲周甲子矣謹按太一遁甲經云
一元六十歲行一甲子三元行一百八十歲三甲子
爲一周六周積算一千八十歲年少從何而知筮稽
首再拜具告得處母笑曰年少顙顙貫於生門命輪
齊於月角血腦未減心影不偏性賢而好法神勇而
樂智是吾弟子也然五十六年當有大厄因出丹書
符冠杖端刺筮口令跪而吞曰天地相保乃坐樹下
說陰符玄義言竟誠筮曰黃帝陰符三百言百言演
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參演其三混而爲一聖賢智

愚各量其分得而學之矣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
富國安人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聖人學之得其
道賢人學之得其法智人學之得其術小人學之受
其殃識分不同也皆內出於天機外合於人事若巨
海之朝百谷止水之含萬象其機張抱宇宙括九夷
不足以爲大其機彌隱微塵納芥子不足以爲小觀
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爲學察其至要經傳子史
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是以
動植之性成敗之數死生之理無非機者一名黃帝

天機之書九竅四肢不具慳食愚癡風癘狂誑者並不得聞如傳同好必清齋三日不擇卑幼但有本者爲師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違奪二十紀河圖洛書云黃帝曰聖人生天帝賜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紀主一歲若有過司命輒奪算算盡奪紀紀盡則身死有功德司命輒與算算得與紀紀得則身不死長生矣每年七月七日寫一卷藏諸名山巖石間得算一千二百本命日誦七遍令人多智慧益心機去邪魅銷災害出三尸下九蟲所以聖人藏之金匱不

妄傳也母語畢日已晡矣曰吾有麥飯相與爲食因袖中出一瓢令筌取水筌往谷中盛水其瓢忽重可百餘斤力不能制便沉於泉隨覓不得久而却來已失母所在唯留麥飯一升筌悲泣號訴至夕不復見筌乃食麥飯而歸漸覺不饑至今能數日不食亦能一日數食氣力自倍筌所注陰符並依驪山母所說非筌自能後來同好敬爾天機無妄傳也

陰符經序

朱熹叙曰陰符經三百言李筌得於石室中云寇謙之所藏出于黃帝河南邵氏以爲戰國時書程子以爲非商末則周末世數久遠不得而詳知以文字氣象言之必非古書然非深于道者不能也大要以至無爲宗天地文理爲數謂天下之故皆自無而生有人能自有以返無則宇宙在手矣筌之言曰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道者神仙抱一法者富國安民術者強兵戰勝而不知其不相離也一句一義三

陰符經序

者未嘗不備道者得其道法者得其法術者得其術
三之則悖矣或曰此書卽筌之所爲也得于石室者
僞也其辭反而晦故人皆得以其見爲說耳筌本非
深于道者也是果然歟吾不得而知也吾恐人見其
反而不見其一也見其晦而不見其明也吾亦不得
而知也是果然也則此書爲郢書吾說爲燕說矣淳
熙乙未長至日叙

刻陰符經略紀

陰符者黃帝之書或曰受之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
或曰黃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
○舊有七賢註太公范蠡鬼谷留侯武侯李筌張果
註是也○又有驪山老母口授并李筌疏別爲本是
爲李筌所註陰符○古傳者張果得于道藏不詳何
代人因編次之今在張註本內○古註自李筌李鑒
李銳楊晟淳風以下唐宋相繼何止數十家今不槩
入○朱晦翁讀陰符深喜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

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四語所註時有真切處○
須溪劉氏評語皆可作註苦不多○皇朝鉅儒會多
傳註惟海若解最稱玄暢附錄卷左以略約陰符之
全義云

新都唐瑜公華父詮次

陰符經

李筌曰陰闇也符合也天機闇合於行事之機故
曰陰符。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按李筌以此為叙首張果以為非是

李筌曰天者陰陽之總名也陽之精氣輕清上浮
為天陰之精炁重濁下沉為地炁中有子名曰五
行五行者天地陰陽之用也萬物從而生焉萬物
則五行之子也觀天地陰陽之道執天五炁而行

則興廢可知。生死可察。故言盡矣。
張果曰。觀自然之道。无所觀也。不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心深微而无所見。故能照自然之性。唯深微而能照其斯之謂陰。執自然之行。无所執也。不執之以手。而執之以機。機變通而无所繫。故能契自然之理。其斯之謂符。照之以心。契之以機。而陰符之義盡矣。

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一本無故字

李筌曰。五賊者。五行之炁也。則金木水火土焉。在

天為五星。在地為五嶽。在位為五方。在物為五色。在聲為五音。在食為五味。在人為五臟。在道為五德。不善用之。則為賊。

呂望曰。其一賊。命。其次賊。物。其次賊。時。其次賊。功。其次賊。神。聖人謂之五賊。天下謂之五德。人食五味而生。食五味而死。無有怨而棄之者也。心之所味也亦然。

張果曰。聖人禪之。乃謂之賊。天下賴之。則謂之德。故見之者昌。自然而昌也。

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

朱熹曰：五賊言五行之德施行於天，言五行之氣也。

張杲曰：見其機而執之，雖宇宙之大不離乎掌領；況其小者乎？知其神而體之，雖萬物之衆不能出其胸臆。況其寡者乎？

朱熹曰：宇宙在手，萬化生身故曰見之者昌。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諸葛亮曰：以爲立天定人，其在於五賊。

傳曰：人謂天性，機爲人心。人性本自玄合，故聖人能體五賊也。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

天地反覆。

按唐褚遂良得《太極丹真人》所注本于長孫趙國公家，問有與諸本不同者，如天發

殺機，移星移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諸本逸移星移宿，地發殺機八字，當以褚氏本爲正。

朱熹曰：殺機者，機之過也。

呂望曰：不耕三年，大旱不鑿十年，地壞殺人過萬。

大風暴起。

劉辰翁曰天
人合發草昧
之運也合則
定

傳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寇亂所由作人發殺機
天地反覆尊卑猶是革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傳曰天以禍福之機運於上君以利害之機動於
下故有德者萬變而愈盛以至於王無德者萬化
而愈衰以至於亡萬變定基自然而定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李筌曰中慾不出謂之啓外邪不入謂之閉外閉
內啓是其機也難知如陰不動如山巧拙之性使

人無間而得窺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驪山老母曰言人九竅俱邪皆能生患在於要者
耳目口也

呂望曰耳可鑿而塞目可穿而眩口可利而訥三
者或可動或可靜之

李筌曰兩葉掩目不見泰山雙豆塞耳不聞雷霆
一椒核舌不能立言九竅皆邪不足以察機變其
在三者神心志也其機動也與陽同其波五嶽不

能鎮其隅四瀆不能界其維其機靜也與陰同其
德智士不能運其策深聞不能窺其謀天地不能
奪其時而況於人乎

傳曰九竅之用三要為機三要者機情性也機之
則無不安情之則無不邪性之則無不正故聖人
動以伏其情靜以常其性樂以定其機小人則反
此故下文云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
謂之聖人

李筌曰此喻上之九竅三要巧拙動靜也

驪山老母曰姦火喻人之性木國喻人之身

傳曰夫木情靜動而生火不覺火盛而焚其質由
人之性靜動而生姦不覺姦成而亂其國
朱熹曰知之修煉非聖人孰能之修煉之法動靜
伏藏之說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按李筌疏本闕此二句

張良曰機出乎心如天之生如天之殺則生者自

謂得其生死者自謂得其死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

三才既安

李筌曰天地與萬物生成盜萬物以衰老萬物與人之服御盜人以驕奢人與萬物之上器盜萬物以毀敗皆自然而往三盜各得其宜三才迺安其任

朱熹曰謂之盜猶曰五賊云爾

驪山老母曰既盡也三盜盡合其宜則三才盡安

其任

李筌曰三盜之中皆須有道令盡合其宜則三才不差盡安其任矣皆不令越分傷性以生禍患者也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變安

劉辰翁曰食其時猶列子所謂盜天地之和

朱熹曰天地萬物主于人人能食天地之時則百骸理矣動天地之機則萬化安矣此爲盜之道也王稼曰時之至間不容瞬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是以賢者守時不肖者守命

陰符經

朱熹曰機者生殺長養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神所以神也。

傳曰時人不知盜之爲盜只爲神之能神。

王稼曰彼此不覺之謂神蓋用微之功著矣。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傳曰日月有准運數也大小有定君臣也觀天之

時執人之機如是則聖得以功神得以明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君子得之固躬小

人得之輕命。

李筌曰盜機者重舉上文三盜之義也易曰君子

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機其神乎機者易見

而難知者也。

朱熹曰盜機者卽五賊流行天地之間上文所謂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見之知之則三盜宜而三才

安矣然黃帝堯舜之所以得名得壽蘇張申韓之

所以殺身赤族均是道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至哉言乎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傳曰。瞽者善於聽。志色審。聲。所以致其聰。聾者善於視。遺耳專目。所以致其明。故能十衆之功。一畫之中。三而行之。所以至也。一夜之中。三而息之。所以精也。故能用萬衆之人。師是衆。以爲兵。師誤也。李筌曰。師曠熏目而聰耳。離朱漆耳而明目。任一源之利。而反用師於心。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

朱熹曰。心因物而見。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喪。是死于物也。人之接于物者。其數有九。要有三。而指又。要中之要者也。

傳曰。夫心有愛惡之情。物有否臧之用。目視而察之於外。心應而度之於內。善則從而行之。否則達而止之。所以觀善而懲惡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按。褚氏本此下有制在氣三字。

驪山老姆曰。天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養萬物。陰符經。

不求恩報而萬物感其覆育自有恩生迅雷烈風
陰陽動用人自懷懼蠢然而驚

朱熹曰惟無恩而後能有恩惟無爲而後有爲此
用師萬倍必三返也

至樂性餘至情性廉

張良曰夫機在於是也

朱熹曰至樂者無事故性餘裕而配先天下之憂
至靜者無染故性廉潔而能同天下之患此三返
之道無爲之至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傳曰自然之理微而不可知私之至也自然之效
明而不可違公之至也

朱熹曰天道至私而用之至公是至樂至靜乃所
以有爲也

禽之制在炁

按諸氏本無此五字

傳曰禽之以炁制之以機豈大小之才乎故太公
公曰豈以大小而相制哉

朱熹曰物之可取者謂之禽萬物之相制伏彼豈

有爲於其間。蓋氣之自然也。此三返晝夜。所以能
至于以。一用師。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朱熹曰。生死恩害。道無不然。極而論之。則有無動
靜之機。未嘗不相與往來。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摅。

按驪山老母
註本與蔡氏

本以此爲書之末句。褚氏本與張氏註本其下有
二十一。句百一十四字。朱氏所深取者。政此合以
褚張本爲正。

朱熹曰。人見天有文。地有理。以爲聖也。不知所以。

到辰翁曰。時
物相近也。

聖我以時之文物之理。而知天地之所以聖。天文
有時。地理有物。摅知也。此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至
于通乎晝夜。而與造化同體。動靜無違也。

人以虞愚。我以不愚。聖人以其期聖。我以不期其聖。

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按褚氏本人以愚虞聖。我
以不愚虞聖。人以奇其聖
我以不奇其聖。沉水入火。自取滅亡。未知孰是。今
從諸本。

李筌曰。賢摅之心。深妙難測。至于應變無方。自機
轉而不窮之智。人豈虞之以跡度心。乃爲愚者也。
傳曰。立生機以自去其死。性者生之機也。除死機。

以自取其生情者死之機也。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伊尹曰靜之至不知所以生。

傳曰自然之道無爲而无不爲動靜皆得其情靜之至也靜故能立天地生萬物自然而然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朱熹曰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

又曰四句極說得好靜能生動便是漸漸恁地消。

漸漸恁地長只管逐些子挨去這箇退一分那箇。

便進一分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也。

陰陽相推變化順矣。

傳曰聖人變化順陰陽之機。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傳曰天地之位自然故因自然而冥之利自然而用之莫不得自然之道也。

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傳曰道之至靜也律曆因而制之不能叶其中。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

諸葛亮曰奇器者聖智也。八卦之象申而用之。六十甲子轉而用之神出鬼入萬明一矣。

傳曰八卦變異之伎從是而生上則萬象下則萬機用八卦而體天用九疇而法地參之以炁候貫之以甲子達之以神機閑之以鬼藏奇譎之蕩自然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諸葛亮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推甲子畫八卦考蓍

龜稽律曆則鬼神之情陰陽之理昭著乎象無不

天盡矣。

符經終

符經

陰符經

龍蛇氣流龍蛇

陰符經

天道陰陽五行施行於天有相變相勝之氣自然而
相於生生而相於殺生爲恩殺爲害害爲賊五賊在
人九竅中日日有損愚人目光外惑不能觀見若能
觀而見之則當數倍用師禽執此賊雖使五賊施行
於天吾以攝之於心運之於掌所以觀而執之天機
也天機者天性也天性者人心也心爲機本機在於
發天機發在斗斗者天之目也受天機幹天行陰爲
機者歟陽爲機者生地機發在雷則龍蛇氣流龍蛇

者地之氣也。天地殺機，卽其生機。天地交合，宇宙不散。人在其中，因能見此五賊，發而制之，靜則潛於思，動則轉於害機。精氣違來，起於命蒂，推反陰陽，交割天地，所謂宇宙在手，萬化在身，可以定基，可以定人。天機定也。夫內使天機者，外事不可入，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伏藏爲機，伏藏爲巧，盜洩吾機，常在九竅。伏藏爲真，流露爲邪。能知三要，則可動靜。三要者，三盜也。三盜者，五賊也。木中有火，火出則木灰。國中有奸，身中有邪，知而煉之，火爲我用，賊爲我禽，謂之聖。

人。聖人何知？知天之道，生以殺之。天道自然也。故天以五賊盜萬物，萬物以五賊盜人。人以五賊盜萬物，一氣混成，三才互吞，以成宇宙，以生萬物。所謂三要也。三要相盜，出入九竅。人大形能食味，神能食氣也。食失時，靈物受病。故食天地萬物以時，則養不傷人。心機也。動天地萬物以機，則動不危。故曰：知三要者，可以動靜，似乎不神而有所以神，何也？所謂食之時，不出日月之時，動之機，不離萬物。小大之機，日月在於數中，小大定於象中，律而倪之，歷而步之，非有神。

奇也。然而食之理骸動之化安。聖由此功。神由此明。則不神而神。聖人以此盜天地萬物。而不爲天地萬物盜矣。謂之盜機也。人莫能見。見之者昌。人莫能知。知而修之。謂之聖人。君子竊其微妙以資性。小人窺弄其機以輕命。君子何以固躬。流露其身。則身非固器矣。故聾者精絕於耳。則合於神。視之不可勝用也。瞽者神絕於目。則藏於精。聽之不可勝用也。九竅之巧。第絕其一原。視聽功力已自十倍。矧倒握天機。三反晝夜。動靜其中。三十六時。能食其時。能動其機。禽

賊之師。固當萬倍矣。此中生死全係於心。心以物生。則神不居妙。心於物死。則精可合明。生死機關全在目。精也。夫目在九竅中。最爲巧利。盜之所影。邪之所禪。絕利藏巧。宜自目先。反精自照。五賊可見。因而制之。聖功此根。神明此運也。若不轉自機關。必在情中。生死是故。天性之人。迅風烈雷。大發殺機。以開生氣。百骸萬化。鼓動欣然。所謂害氣生恩。美哉樂哉。樂則似其性中有餘。巧絕物死。至靜也。靜則似其性廉。夫至靜之性。乃天性也。天道害而是恩。公而成私。故迅

風烈雷者天氣之機也。五賊無時禽之。在氣機蓋目者人之星宿也。持轉易之關。故曰機在目。氣者人之龍蛇也。存伏藏之用。故曰制在氣。明於二在者。可以三反。可以反覆天地矣。五賊成禽。此真宇宙在手矣。故夫生歿相根。恩害一門。生者歿之。歿者生之。恩者害之。害者恩之。乃爲反覆天地聖功也。人知神之爲神。故以天文星宿地理蛇龍之類爲聖。我知不神之所以神。故以時文物理爲哲。日月有數。時之文也。小大有定。物之理也。食其時。動其機。知之哲也。是故藏

巧絕利。不可以愚虞。目機氣制。不可以奇期。有愚與奇。不名自然。道不自然。有害無恩。沈水入火。非愚則奇也。夫水火五賊之交也。制之不以自然。小人得之輕命矣。夫禽制之法。豈有奇哉。自然則靜。不自然則動。動則歿。靜則生。自然而靜者。浸也。浸而生者。推也。浸以推。浸以移。因浸以勝。陰陽之制。自然也。知之者聖人。因而制在氣。靜相生也。浸相勝也。不使其心不作其機。密而用之。潛而遷之。至靜之行。非有律曆也。靜中若動。奇器生焉。奇者獨露之機器者。運功之象。

是生八卦甲子循環律曆陰陽之用皆三十六矣日月有數小大有定五賊生於其中三反上下其際其盜機也甚伏藏也甚日以勝相生以生相勝不禽而禽無制而制萬象之先自然之內也昭昭乎其以時物文理哲乎故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之道自然天之行浸故不知浸以自然則不能行八卦甲子不能行八卦甲子則不知三反晝夜不知三反晝夜則不能天地反覆然則雖見五賊不得禽之爲用不爲用則奸生而禍克矣夫惟聖人昭昭乎見而制

之故有昌無亡

山形県角系

五

